

441.42
656.6
1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關於農村生產領導問題的討論集

新 湖 南 報 編
湖 南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

PDG

編者的話

新湖南報從一九五二年五月起，到八月止，曾以「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為題，展開關於農村生產領導問題的討論。這個討論用張官長和龔秋雲兩個模範幹部領導生產的事蹟提出的。開展這個討論的目的，是提高農村工作同志的思想，使大家認識到農業生產必須領導，領導生產的方法必須講究。這個討論在中共湖南省委領導下，在各地領導機關的支持下，形成全省規模的思想批判運動。它對於農村幹部思想的提高，領導作風的改變，和農業生產的推進，都起了很大的影響。

從一九五三年起，祖國要開始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對於農業生產的要求就比以前更高了，做農村工作的同志的任務也更加重大了。因此，怎樣正確看待農村工作，怎樣把農業生產領導好，這是每個做農村工作的同志必須不斷學習和研究的問題。這本小冊子選擇了這個討論中發表的一些重要的文章，希望能對於今後領導農業生產方面有點幫助。

一九五三年一月

目錄

張官長怎樣幫助貧農鄒世銀.....	趙超山等 (一)
羅秋雲領導「爛巴夾」成爲先進村.....	謝日紅 (六)
我們檢查了自己領導生產的思想作風.....	瀏陽東平鄉工作組 (一二)
生產自流論受到嚴重的批判.....	張鳳彩 (一四)
加強農業生產的領導.....	袁任遠 (一七)
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領導.....	趙超山 (二一)
引導農民向「組織起來」的道路前進.....	樊雨生 (二五)
有領導地發展農村信用合作推動生產.....	周維舜 (三〇)
加強農業生產中的技術指導.....	毛善民 (三二)
加強學習，提高認識，爲引導農民走上「組織起來」的道路而奮鬥	
——新湖南報關於農村生產問題討論的總結.....	(三六)
深刻地體會毛主席的羣衆觀點和羣衆路線.....	劉建勛 (四二)

長怎樣幫助貧農鄒世銀

趙超山、戎秀荷、徐聖賢、陳永福

江蘇鹽縣第一區副區長張官長同志在領導農村愛國增產運動中，做到艱苦樸素，勤儉節約，幫助貧病交加的貧農鄒世銀全家解決了嚴重的生活和生產困難，並培養他成為豐產戶和成立勞動互助組，給領導農村生產樹立了一個好的榜樣。中共鹽縣委特別表揚了張官長同志這種艱苦樸素，關心羣衆生活，具體幫助貧雇農解決困難的行爲；並決定在全縣範圍內，組織縣、區、鄉幹部展開討論，學習張官長同志的工作作風與工作態度，以樹立「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良好思想與作風。

深入瞭解貧農鄒世銀貧病交迫的情況

張官長同志是在土地改革運動中培養起來的一個農民（佃中農）出身的幹部，一貫艱苦樸素，深入關心工作，極其認真負責，並善於接近羣衆，時刻關心貧苦農民的生活。他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到該區集里鄉去，路過該鄉貧農周介福門首，見一個貧苦農民，身穿一件破爛的衣服，雙手抱着臂膀，痛苦萬狀地對着周介福說：「我怕不能陪你去了！以前借你的米，我領情不到，昨日又承你……。」周介福親切地安慰那個農民說：「你不要還想。你一家六口人，如果有個長短，那又怎樣得了？」

張官長同志從這些話中體察到那個農民已面臨着很大的困難。他問明了這人叫鄒世銀，並大致從周介福口中瞭解了一下鄒世銀的情況，便與鄒一道回到鄒的屋裏，徹底詳細瞭解他的苦情。

鄒世銀是一個老實正派的貧苦農民，今年四十二歲。過去在反動統治下，農民受着反動政府和地主地主的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過着極其貧困的生活。鄒世銀也不例外。他十一歲時就死了父親，跟着母親過着窮苦的日子。現母親年已六十六歲，還得砍柴挖土種菜。妻子在去年十月裏生了第三個小孩，後一直病到現在還不能起床。大女十歲，雙目失明。四歲的女孩也担负每日外出尋豬草的工作。解放前佃耕一畝田，全家六口人的生活全靠鄒世銀做零工和做泥水匠來維持。每年青黃不接時總是以野菜糊口度日，解放後雖比往年好些，但仍有不少困難。一九五〇年自農曆三月初二日起到新熟只在端陽節前種一畝晚稻。他門前的梅樹葉是他每年度荒的主要食品。土地改革時分得四畝二分旱田。去年頭道禾因旱歉收，二道禾也因旱顆粒未收。加上妻子患病用錢，到農曆年底就無口糧了。周介福距他家很近，對他的生活底細最清楚，便自動借給他一斗米過年。今年又借給他一千八百元爲妻子治病檢藥。並上書縣政府，要求人又因勞動過度，加上生活困難，舊病復發（一九四三年國民黨抓兵，他逃脫時被打傷胸腹，吐血，傷風感冒，病勢沉重，不能外出尋生。周便把賣了一個石磨收入的一斗三升米中送五升給鄒。鄒素來事願忍飢受寒也不願向人求乞，一旦欠下別人幾粒米就時刻掛在心上，就把米退回。對周家裏的人說：「以前借你們的恐怕也還不了，你們也苦，我再拿你們的，心裏不安。」周當晚又親自將米送去，並安慰鄒說：「不要緊，只要你安心把病養好，將來有還就還，沒還也就算了。」原來鄒的妻子生下小孩後，因勞碌過度，將小孩寄在一戶富農家吃乳，每月要付一石寄奶費，近來鄒因窮困加病，已有幾月未付費。四月十六日，乳母家來信說不願帶了，要將小孩送回。他家靠四歲女

豬婆替她養豬別人代餵了一隻豬婆，人家見鄒病得厲害，也要將豬婆牽回，鄒世銀原想養生出一窩小豬後分得幾隻，現在這點希望也絕望了。半歲的小孩如果真要送回來，眼看會活活餓死。再加上插秧季節緊迫，自己却病得這樣重，想到田在大路旁，到時插不上秧，多不光彩。他想着這幾件事情，越想越急。有一晚，在半夜裏趁家人睡熟的時候，悄悄起來拿起菜刀對準咽喉，想自殺。突然想起他母親在白天和他妻女說：「世銀死了，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他妻子也哭着說：「他婆死了，我也一家吊死算了。」四歲的女孩也哭着插嘴說：「爸爸死了，我也跟他去。」想到這裏不覺手軟刀落，抱頭痛哭，一家人被驚醒，圍着他痛哭。

有力地援救，熱情地安慰

張官長到了鄒世銀的家中，看見鄒世銀的一所破漏漏臭的茅屋和日夜病在裏邊的病人小孩，立即從身上把僅有的一萬元伙食費拿出五千元給鄒，並親切地安慰他：「你不要愁，人民政府對你這樣的人一定要照顧。我馬上到鄉上給區裏打電話，想法救濟。你先拿這點錢趕緊買點藥吃，只要把病治好，就有辦法。」次日由區撥了救濟米七十二斤。

鄒得到這一有力的救濟和安慰，受到很大的鼓舞，不幾天病也全部醫好了（只用去四千八百元）。他從政府給他的七十二斤救濟米中拿出一部分煮了些早收作物種子，種了三升種的飯豆、一升種的黑豆、一升半種的五月豆。這些給他增加了很大一部分度過夏荒的口糧。

親自動手並發動羣衆幫助鄒世銀挖塘

鄉向來爲人正派忠厚，土改時分給他的田是全鄉最精華的田。當時曾有人要他提意見，要求兌換。他很誠懇地回答：「這種田我不要，交給誰呢？」在分配農具時，他認爲比他不如的戶還有很多，因此一件也沒要。有的人見他這樣反以爲他「落後」，害怕變天。張官長同志瞭解了這種情況，知道鄒世銀在生產上還有根本困難——田無塘水的困難，決心幫他解決。他在四月十八日晚召開農會小組會，以檢查水利爲題，逐戶討論。別人有困難，能想出克服的辦法，唯有討論到鄒世銀名下，大家都認爲他的水利沒有辦法解決。開一口新塘吧！他有病無口糧，不容易辦到。張引導大家討論鄒世銀怎樣窮到這種地步，啓發大家的階級覺悟，並表明願同大家一起興修一口塘，替鄒世銀解決困難。當場有婦女林明初、余美珍帶頭報了名。第二天張官長同志親自動手帶領二十三人一天挖成一口塘。鄒世銀的旱田變成不怕旱災的良田了，他高興地說：「有了這口塘，只要發狠搞，人家有本錢做千斤戶，我有力氣也可做千斤戶了。」他在積肥運動中，由城裏挑了一百一十多担溝泥垃圾等雜肥，準備播完秧後還要去挑肥。另外他又買了三十多條魚放在新塘裏，他很感動地說：「這下我什麼也不怕了，再也不要政府救濟了。」他又體會到只有組織互助才是克服困難由窮致富的唯一道路，只有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才會克服窮困。

張官長同志領導鄒世銀由醫病到解決生活困難，直到領導解決了爭取豐產的根本困難——水利，博得羣衆的愛戴。

組織起來，從根本上解決困難

爲了徹底解決鄒世銀和其他貧雇農的生產和生活上的困難，張官長同志還幫助鄒世銀串連了八戶

貧農和三戶中農成立了一個互助組，鄒世銀當組長。在開始組織時，大家憑一時熱情，誰也不講究怕難吃虧。張官長同志又以他切身的經驗（他在未脫離生產前是一個互助組的組長），耐心地說服大家在互助組內實行評分計工，並建立民主制度。在鄒世銀互助組影響下，圳口村的羣衆在幾天之內也組織了九個臨時性的換工互助組，解決了插秧中的困難，順利完成插秧。

中共瀏陽縣委很滿意張官長同志這樣領導生產的精神與方法，認為這是「由於他具有關心羣衆生活，並能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的結果，特加以表揚，並決定以『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為題，發動幹部學習張官長同志的工作風與工作態度，檢查自己是否關心羣衆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並深入下去領導防旱、治蟲和追肥工作，『到塘壩上去考驗自己』，『到塘壩上去瞭解羣衆生活』，『到塘壩上去解決農民生產中的困難』。

龔秋雲領導「爛巴夾」成爲先進村

謝日紅

裴家壩村，綽號「爛巴夾」，生產沒人領導，羣衆困難很多。

龔秋雲同志，兩年前，是益陽二區紫羅橋鄉的貧農。土改時，他階級覺悟高，工作積極，光榮地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來，他被派到外鄉去支援農民兄弟翻身，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兩年來，經過黨的教育，工作中的鍛鍊，他開始學會了做羣衆工作。現在，已是一個出色的領導生產的幹部了。

一九五二年四月五日，龔秋雲同志，來到了益陽縣七里橋鄉裴家壩村。

裴家壩村是個什麼樣的村子呢？綽號叫「爛巴夾」。

七里橋鄉土改調查結束得晚，老龔同志下到村上時，王家灣和帥家新屋正爲了分果實的事鬧意見。於是老龔一方面幫助村幹部把果實分下去，一方面又發動村幹部大家來領導生產。可是，村幹部們對生產毫不關心，說：「羣衆自己會搞生產，不用領導。」問他們村上愛國豐產運動的情形，村幹部就說全村倒了十多個豐產戶，三個互助組，肥料搞得足，豐產沒有問題。深入下去一檢查，情形完全不是兩樣。聽說登記了十九個豐產戶，可是一沒有訂計劃，二沒有研究改進耕作技術，肥料也跟常年差不多；這個互助組呢？是按居民組編起來的，沒搞什麼互助活動。更加嚴重的是，生活困難的貧農龔多林等二十多戶，肥料還差一長節。這樣子，豐產如何搞得成呢？

老龔把情況仔細研究了一下，覺得首先應該幫助貧農解決肥料困難，才能談豐產。但單只一個

人又想不出什麼辦法來，他就去找貧農葉冬林等商量。葉冬林說：「辦法是有二個，隔壁二眼大塘，滿塘的肥泥，車轆水，肥得十來石田。就是人心不齊，你車水他不來，沒辦法想。」當天晚上，老翼就邀集這二十多戶貧農開會，發動大家去挑塘泥，決定第二天動手。但到了第二天，一個人也沒有來。老翼想：「一定是昨晚的會開得不到場。」他就跑去找聯組長曹光年商量。曹說：「大家還是舊腦筋，怕你來他不來，又怕沒有車。」經過了一番動員，曹光年就答應去搞車子，老翼自己就挨家挨戶去喊人。到下午，來了二十多個人，借來了四張車子。老翼帶頭動手架車。羣衆都說：「幹部這樣關心，我們還不上緊嗎？」於是，原先不肯來的人，都先先後後湧來了，人越來越多，大家齊心合力，把塘裏的水車出，用田裝好，把塘裏的魚撈上來，裝在蓋好了的壩口裏，只兩天兩晚，便車乾了塘，挑出了一萬多担塘泥，解決了十石多田的肥料困難。挖空了的塘，又可以多盛水。這樣，幹部親眼看見了生產必須有領導有組織的好處，不再講「生產不用領導」了。

教貧雇農做根子，耐心培養貧雇農做壠戶。突破一點，推動全面。

老翼在和羣衆挑塘泥的時候，邊走邊談，他摸清了全村的生產情況：土改覆查後，農民生產熱情很高，可是，有保守思想，有怕負擔的思想，他們不相信一畝田扮得一千多斤穀子，怕肥多壠填不，貧雇農生活和生產資料都有困難，豐產信心更是不足。這些問題怎樣解決呢？正在他打不定主意的時候，中共益陽地委副書記萬達同志到了七里橋鄉。萬達同志幫助老翼分析了這裏的情況，然後告訴他說：「從羣衆的要求出發，解決羣衆的迫切困難，這是做好羣衆工作的重要辦法。」萬達同志又告訴他：「領導生產也要和農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也要重點突破，創造經驗，然後推動全面。」老翼

仔細想了一想，這條在土改中之有效的辦法，只要運用得好，生產也一定可以領導得好。於是，老羅選擇了貧農帥漢如做根子，來培養他做豐產戶。帥漢如出身苦，勞動好，祇是豐產信心不強。四月八號那天，老羅一面幫帥漢如挑塘泥，一面就問帥漢如：「田裏還加得糞不？打得一千多斤穀不？」帥漢如說：「我作了一世田，老輩子一路傳下來都是這樣講：『糞多一把草』，落起雨來，禾倒了，扶也扶不起，漚爛禾稈子，一粒穀都收不到。」老羅沒下村來的時候，在工作組聽人說過：「禾肥一把草」，是因為沒有「配合施肥，分期追肥」的緣故，可是對這個道理自己還弄不清，他記得，報紙上這些東西登得多，就是自己沒有注意。他趁着空閒的時候，一個人跑到楊石廟中心學校去找報看。真好，一下子就找着了李呈桂和林子貴施肥的經驗。他連忙用本子記了下來，一股子勁去找帥漢如講科學的施肥方法，把帥漢如怕「漂禾」的思想打通了。老羅非常歡喜，當天晚上，就召集原來的十九個豐產戶開會。會上，帥漢如報告了自己打通思想的經過，並且向大家保證，要作一千二百斤一畝的豐產試驗。第二天，老羅怕帥漢如的思想不穩固，一大早起來，就去找他。果然，帥漢如變了卦，一見面就喊：「羅同志，我不搞了，打不得一千二百斤，駁人！」原來帥漢如開會回來，好多人打了他的「破罐」，說是一畝田要打一千二百斤，是講「天話」。他一賭走，思想上一路就動搖了，他想：「真是打不得那麼多，人家會恥笑，怎麼辦呢？」同時，他又想到去年帥福海三石一斗田打了二十二石乾穀的事，那時候，黑板報表揚帥福海，羣衆却罵他：「福海，報這些產量，你要害死人！」

老羅知道，帥漢如的許多顧慮中的主要顧慮是怕負擔。於是，就把農業生產十大政策中「公糧依率計徵，增產不多徵，減產不少徵」這一條詳細講解，並且拿了一個實際例子和他談，談了好久，帥漢如才最後下定決心，拿出二斗八升田來做豐產田。老羅還怕帥漢如信心不強，又拿縣勞動模範王桂

標具體算賬的辦法來打比方，他說：「王桂林計算一畝田六千穗，一穗只要三十根，一穗禾一百二十粒，就可以打得一千二百斤。你的田是插的萬利籼，穀種好，也可以這樣算一下。包打一千二百斤。」帥漢如結合自己的情況算了一下，假如一畝田插六千穗禾，一穗禾長四十根穗子，一穗長八十五粒，一定可以打上一千二百斤。這下子，帥漢如才吃了「定心丸」，完全安定下來了。

豐產戶帥漢如鞏固下來以後，老羅就召集別的豐產戶和農民開會。一方面，帥漢如在會上報告，鼓勵大家參加愛國增產運動；同時，老羅又和帥漢如去個別串連，打通大家的思想。不到半個月，全村又湧出了十一個豐產戶。貧農帥明生和帥漢如一樣，保證每畝豐產一千二百三十斤，貧農秦士屏，中農謝福右等，就保證每畝豐產一千斤，不但訂了豐產計劃，還加添了不少肥料。

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把互助組成立起來。

老羅在學校裏讀報的時候，看到不少地方的農民組織互助組，得了好處。他也知道把農民組織起來，勞動互助，是由窮到富的必由之路。由這裏，他聯想到幾個豐產戶在生產上的困難，比如：貧農帥漢如，家裏人手少，犁耙什麼都沒有；中農帥福右，要做筲笠，沒有人破篾，人力少，要堂客扯田塍，堂客又不會扯。想到還有不少新分田的貧雇農的困難，老羅開始向他們宣傳組織互助組的好處。他勸帥漢如去邀幾個合式的人，組織互助組。帥漢如知道老羅的話沒有錯，就邀了七戶人家，成立了一個簡單的變工互助組。開頭，組員都不肯評分記工。說是：「熟人熟事，吃點虧，估點面子，沒關係。」老羅聽上級說過，在報上也看過，知道這樣要不得，搞久了互助組一定會垮。他就建議帥漢如召集互助組開會，議出了評分記工的辦法，還訂了一份報紙。互助組成立不久，就顯出了它的優越

性，比如五月一日那天，帥福右等四人，在帥振坤家裏做田，四個人做了五個人的事。組員帥明生屋裏窮，兌工沒有飯吃，互助組組員就吃自己的飯，當帥明生插秧，把飯錢評出分子，以後結賬。

老關一面培養帥漢如互助組，一面向全村的人宣傳互助組的好處，貧農曹冬生等五人，就跑來找老關問組織的辦法，於是，裴家壩的第二個互助組就出了世。

「爛巴夾」變成了全鄉的生產先進村。

老關注意了培養生產戶，培養互助組。但整個裴家壩村生產怎樣領導呢？這必須發動村幹部大家來搞。每次運動，他都是預先和村幹部商量，開村幹部會，徵求大家的意見和辦法，在取得一致以後，再依靠村幹部開羣衆會分頭開展工作。

由於七里橋鄉的土地改革還沒搞燙貼，轉入春耕生產後，遺留問題還沒有解決，村幹部的工作就不會積極。比如鄉長裴子軒，找他幾次都不來，不是說「生產沒有人管」，就是說「堂客扯後腿」，硬說不去了。聯總長曹光年等，開會也不到。老關知道鄉中一定有問題，就深入到村幹部家裏，和村幹部同喫煙使開導，因之發現裴家壩的村幹部，很多背了思想包袱。就拿裴子軒來說吧，是因為覆查中受了一些「提審」，就消極不幹了。農協組長帥振坤是個青年團員，但是覺悟不高，他和裴子軒要好，看見裴子軒不幹，也消極起來；村長曹菊藩看見別的幹部都不幹，自己怕担不起担子，也便懶來。還有裴幹部，有的怕耽誤生產，有的認為生產不用領導，工作渙散，鬆懈思想嚴重。他便先選拔青年團員帥振坤、村長曹菊藩等個別談話，一路做工夫，一路就談村幹部領導愛國豐產運動的重要。風氣成熟以後，就召集全村幹部開會，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由於事先有了準備，會開得好，老

讓自己提出保證，村幹部蕭菊藩等也都提出保證。蕭子軒還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大家幫他作了分析批判。

會上，還想出了分工負責領導生產的辦法，全村三個農協小組，每組有專人負責，村長和聯組長掌握全面，老羅做參謀。會開過以後，大家的工作，都比先前起勁。比如，村長在第二組時常開會，開出了二個豐產戶。

開選大會時，第二組的代表沒有來，第二天清早，老羅就親自下去問，原來組長袁柏書家裏死了一條豬，鄉代表蕭桃生脚痛，老羅一面慰問他們，一面把晚上開會的情形告訴他們，袁柏生聽了，心裏很感動，向老羅提出自己的保證：「工作不落別組的後。」

由於老羅領導得好，農民接受了新的技術，大半秧田做的合式秧田，犁得比先深，耙得比以前細。肥料也增加了不少。因此，「爛巴夾」的袁家壩村變成了全鄉的生產先進村。

我們檢查了自己領導生產的思想作風

瀋陽東平鄉工作組

我們是瀋陽東平鄉的工作幹部。本月四日我們學習了張官長同志領導生產的方法，檢查了自己領導生產的思想作風。

首先，我們認為張官長同志發動羣衆，扶助貧農鄧世銀生產，表現了張官長同志具有濃厚的階級感情。我們也了解過度荒的情況，但爲的是怕出亂子，怕戴上官僚主義的帽子。張啓魁副縣長檢討他在水洼鄉（遼遼鄉）工作時，總是住在幹部家裏，不顧到貧農家裏去住。他說：「我曾在路上碰到過一個婦女帶着兩個小孩討米。我不是像張官長同志那樣關心羣衆生活，而是覺得在豐產鄉也有討米的，自己面子上很不光彩。後來我曉得她是北鄉的貧農，便認為北鄉的貧農『慣於』討飯，也就不過問了。」李定華同志原在三、四兩組，聽說呂飛客的老婆因屋裏沒飯吃吵着要離婚，去了解了一下情況。後來他被調到五、六組，便不過問了。這樣帶着個人主義的思想去做工作，所以就敷衍塞責，不是本人工作地點發生的事，就抱着隨便的態度，以爲反正出了亂子他不負責。

其次，張官長同志是由領導生產入手解決鄧世銀的困難。而我們却是抱着單純的救濟觀點，以爲解決困難靠發貸款。許多人說：「把貸款放下去，人都輕鬆了。」不積極幫助貧雇農訂好生產計劃，解決目前困難，創造將來幸福。如陳世計同志發現譚賜候每天吃禾花草拌飯，就貸六萬元精穀了。

張官長同志是親自動手搞生產來發動羣衆搞生產，我們呢？除吳貴初同志做到三同外，其餘同志都做得不够或根本沒有做。我們有的人到戶到田到塘壩，是爲找農民來問話。如第九、十組農民反映：「李仲白同志今日走這裏，明日走那裏，人家要生產，他是來問話。不講不好看，講來誤生產。還誤領導別人生產；只莫就誤別人生產。」有的人能夠同吃同住同勞動，但怕太苦吃不消，太陽晒着就曬死人，黑灰抓在手上半天臭，做起來有些爲難。

張官長同志的事實告訴我們：一、生產工作就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工作，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才能改造我們的思想；二、要搞好生產必須「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目前應該關心的，首先是貧雇農的生活，也只有依靠貧雇農，鞏固地團結中農，才能把豐產搞起來。

區生產會議後，我們對幫助貧雇農克服困難這一點，認識仍不明確。經過這次學習之後，同志們都提出了「學習張官長同志模範作風」的口號，六個同志保證首先幫助他們工作地點的四十戶困難的貧雇農克服困難，搞好生產。

生產自流論受到嚴重的批判

張鳳舉

四月初，遼源縣土改覆查工作基本上告一段落，因生產季節緊迫，沒有認真地將土改覆查工作作一總結，把幹部提高一步，然後在幹部的覺悟基礎上，提出土改後農村工作的基本任務——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只是一般地召開了各級生產會議，自上而下的佈置了生產工作。這一轉變，我們是缺乏思想準備的，當感有統戰部性的任務佈置下去了。

土改和土改覆查的直接目的，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我們廣大的農村工作幹部，不但沒有認識到任務的艱鉅性，反而誤認為在土改與土改覆查之後，農業生產會自流地發展起來的。從此錯誤觀點出發，就把愛國增產任務「形式化」了。表面上看到「農民會生產」「農民正在生產」，就認為「領導不無補沒有關係」。因之，就把領導生產當成了「技術問題」。知識分子幹部說：「我不會領導生產，無法領導生產，領導讓我來領導，羣衆也不聽我的話。」工農幹部說：「我會生產，農民的方法和我商量不多，沒有什麼可領導的。」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有的幹部「跑來跑去」地領導生產，有的「爲『三同』而『三同』」。在愛國增產運動中，幹部不再「詢問羣衆」了，不扶植和依靠貧雇農了，也不知道如何去團結中農了，階級觀點模糊，羣衆路線更談不到了。幹部領導生產的水平停留在一般農民的水平上了，於是，有的農民對幹部說：「我不去改要產了，你們再沒得事搞了哩！」

事因爲幹部不明確工作方向，個人主義和個人問題就相對地上昇了。全縣四百八十多個農村工作幹